

爱经

(古罗马) 奥维德 著

Ars Amatoria



戴望舒 译

名著名译诗丛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爱经

(古罗马) 奥维德 著

Ars Amatoria



戴望舒 译

名著名译诗丛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经 / (古罗马) 奥维德著 ; 戴望舒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 6

(名著名译诗丛)

ISBN 978-7-5360-6469-0

I. ①爱… II. ①奥… ②戴… III. ①爱情诗—诗集—古罗马 IV. ①I54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7549号

出版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张 瑛

责任编辑: 张 瑛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杨亚丽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32开

印 张 4.375

字 数 90,000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出版说明

周良沛



—

西方引起争议的文学作品，最早者，莫过于古罗马时的这部《爱经》（Ars Amatoria）了。更甚者，作者这部年轻时写出，并公开发表过，已有广泛影响的作品，人到中年，竟然导致了他后来10年的流放。在极度的孤苦、愁怨中，客死他乡。

人之“罪”，《爱经》之“罪”！

此书之“罪”何在？

它一问世，既有人赞赏它为天才之作，也有人斥为淫书，作者最后凄惨的结局，自然是后者将他钉上了命运的十字架。

全书三卷，除末卷是稍后补写的，教女子如何修饰打扮，学习各种技艺和游戏以吸引男人。前两卷都是“开导两性的诗章”。从社会学、心理学讲述未婚和已婚的青年男女在市场、城门、长廊、剧场和宴会的各种公共场合，以书信、赠物传情，甚至以谎言、虚假的誓言以获取对方的感情，乃至到男女的偷情之术。因为它是千年前的“禁书”，留下的抄本，了了无几。牛津藏

有的，仅有一卷，这本戴望舒的译本，是从巴黎图书馆所藏的 10 世纪的抄本，为昂利·包尔奈克（Henri Bornecque）教授所纂定的版本译出。近代欧洲多国的多个译本，也是以它所译。有些译本，将色情的描写，保存拉丁原文，不懂拉丁文的读者，无法阅读也像我们现在所读的删节本。因此，它由此之“过”，之“害”，也就无从知晓。

然而，此书流传下来 2000 多年的名声，今日所以仍有必要阅读、研究它，涉及的，正是这个问题。可以说，它是走近这部无法读到全文的名著之遗憾，所无法解开的心结。

但是，我们从公开译出全书的绝大部分所看，它那色情的小部分，无非涉及偷情的性、房术的描写。它也是人之生存所需、所求的某种本能，也是应当加个引号的“人性”之展现。这里所说的“人性”，当与我们思想斗争中常常涉及的“人性论”应该有个明确和严格的切割。后者是抛开认识世界的基本观念，也是马克思（Kar Marx，1818—1883）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是不可能完全撇开人的社会属性所谈的“人性”。他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就讲到人要能够“创造历史”，则“必须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并要以自己的生命“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无法撇开性和性爱来讲“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是，人走出母系社会和



群婚的原始状态到“整个文明时代”，两性关系“日益变为公开的卖淫”。男女、婚姻、家庭的问题，总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它离不开伦理道德的支撑，也无法不受它的制约。它与人的尊严同在。人对情爱、性爱的思想境界，既可圣洁为精神的圣地，也会只求感官刺激低俗下流到如同畜生。当求其原始的或现代的“自由”，必然有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所不同的道德底线。在任何新旧思想冲突和新旧时代交替的岔口，它都反映出社会极其复杂的思想状况，当它成了文学的反映，更不可简单对待。这一点，中、外、古、今，都不乏类似《爱经》的例证。劳伦斯（D. H. Lawrence，1885—1930）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它一面市，就遭到多国多种方式的查禁。就为它多处有性爱的描述。其实，作品立意严肃，书中的女主人公，是恩格斯所说的“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在她，那个以皮鞭管理工人的丈夫失去性功能，也就是这种婚姻关系名存实亡后，她追求人性的真实生活之性爱，正是暴露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机械文明扼杀人性的本质之对映。直到作者去世30年后，仍有对它的起诉，死者自然无法出庭。辩护律师召集了70多位专家见证人，35位传讯到庭的，包括科学家、政治家、教师、有成就的文艺家、电影评论家，乃至传教士，此次的开庭审判，事实上是对此书特大、有效的免费广告。我国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的云雨之事，舞台上无法正面表现，仅凭唱词中的一些隐喻，《红楼梦》中的人



物再大胆，也是偷偷看它视为“禁书”的“淫词”。但，明代“世情书”的《金瓶梅》其性事之描写，比之《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没有那么细腻，且有为此而追求真实生活的人性之美，不少语言粗俗、程式化，露骨及血淋淋的描写，也是前所未有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有精辟的论述：“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由此可见，文学史上凡是有此争议，而又流传了下来的作品，容易忽视它“市井淫夫荡妇”之事的后面，或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印证所提供的认识作用。

这类作品，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开始，都备受推崇，非常流行，而且影响过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等的诗歌创作。促成了英国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书简式的名著《埃洛莎致阿贝拉诗》（Eloisa to Abelard）、导致了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的《帕梅拉》



(Pamela, 1740 年)、卢梭 (Jean -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的《新爱洛绮丝》(La Nouvelle Heloise, 1761 年), 以及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的《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1774 年) 那种 18 世纪欧洲书信体小说 (the epistolary novel) 的相继出现。仅从此看, 不说每个人, 起码文学青年, 不应该缺失认识奥维德的这一课。

单讲《爱经》, 千年之后对它的不同看法, 也属正常, 无需统一。它以文学的经典之存在, 同样是作者身历其境的世态、世风的展示。有助于我们认识作者。

二

作者奥维德 (Publius Ovidius Naso, 公元前 43—公元 18), 他与古希腊诗人荷马之后最重要的史诗诗人维吉尔 (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 70—公元前 19)、贺拉斯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 65—公元前 8)、卡图卢斯 (Gaius Valerius Catullus, 约公元前 87—约公元前 54), 并称为古罗马的四大诗人。他出生时, 斯巴达克斯 (Spartacus, 约公元前 120—约公元前 70) 领导的奴隶起义已失败,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 (G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 102—公元前 44) 独揽大权, 实行独裁统治, 为贵族共和派不满, 公元前 44 年, 遇刺身亡。恺撒遗嘱指定其甥孙、养子盖乌斯·屋大维

(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公元前 63—公元 14) 为继承人。当时 18 岁的屋大维正在阿波罗尼亚军中。公元前 43 年, 屋大维与安东尼、雷必达结成“后三头同盟”。屋大维借助同盟之力, 先后打败共和派和强敌, 剥夺了雷必达的军权。公元前 31 年打败安东尼和埃及女王。次年率军进占埃及, 安东尼绝望自杀。内战结束。屋大维成为罗马唯一的统治者。公元前 28 年改组元老院, 自任“元首”(首席元老)。前 27 年宣布“交卸权力”, 获奥古斯都 (Augustus) 尊号。统治罗马长达 40 年以上。他结束了一个世纪的内战, 使罗马帝国进入了相当长一段和平、繁荣的辉煌时期。作者奥维德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公元前 43 年 3 月 20 日出, 奥维德生于离罗马城北 90 英里的苏尔莫 (Sulmo), 其父是骑士团成员, 虽然不是贵族, 也算富有。在他 12 岁那年, 他和他的哥哥一起到罗马和雅典去求学。四五年之后, 兄弟二人都通过了文法学的考试。17 岁, 学成了修辞学。父亲送他到罗马学演说修辞, 目的在把他培养成为诉讼师。但他并不喜欢这种职业, 他热爱诗歌, 热衷于诗的欣赏与创作, 结识了许多写诗的朋友。按当局规定: 完成正规教育的男子, 应当入伍过一年。但他却和另一位诗友, 以其门第的特权特许, 往希腊、小亚细亚、西西里岛漫游 3 年, 代服兵役。待他回家, 比他大一岁的哥哥已经病故。作为已经成年, 家中下一代唯一的男子, 他必须负起对家庭的责任。最初, 他应过警官、法官之类的差



事，他都干得不乐意而辞职。他要为文，父亲愿他成为修辞学、逻辑学的教授，他却宣称要做诗人，遭到父亲严厉怒斥。

为此，他独个上罗马求生。

那是帝国初期。此时，罗马已成古代欧洲财富的中心，贵族们占有大片土地，拥有无数奴隶，贪官污吏公开搜刮，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庙宇、宫殿、剧院、澡堂、斗技扬林立，竞相炫耀它的豪华与堕落。奥维德于此求生，自然需要周旋于社交场合。他的第三个妻子出身名门，与当朝的奥古斯都家族关系密切，使他得以出入罗马上层社会。公主、贵妇、闺秀、名媛、名伶、名妓激起他的热情，所写出的诗，使他在上流社会声名鹊起。他也沉沦于灯红花艳、美酒美人、弦歌醉舞之中。《爱经》收尾之句：“正如从前男子们一样，现在的女子们，我的女弟子，在她们的战利品上这样写：‘沃维提乌思是我们的老师。’”由此可见，此书所述之事，不是他的所为，也是亲闻目睹，“淫夫荡妇”，狗男狗女间的偷香窃玉、偷鸡摸狗之事，为诗人者，在笔下生动地印证了一个既繁荣又腐化的社会，也是必然。虽然它不是批判的，是消极的，也不像保皇党的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原为保皇党为保皇所写的巴黎的社会生活，终因它描写的真实之认识、审美作用所传世，后人也以对它的认识无法放弃批判；但，人“饱”了，“暖”了，要“用身体写作”，要“写下半身”，也是毫不为怪的一回事；奥维德承认作品“不



严肃”，有游戏之笔，这样一来，似乎《爱经》也是一种游离于这两者之间的创作现象。

可是，公元9年，军队在托伊托堡的惨败，帝国的边界未能跨过莱茵河，奥古斯都为此十分痛心。回头花了大量心血，鼓励农业生产，将砖瓦的罗马美化为大理石的京都。可能由于他义父尤利乌斯·恺撒，除了是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也富有文学家的才能，有两部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著作《内战记》和《高卢战记》传世，他还写过一些小作品，如语法方面的著作《论类比》，天文学方面的著作《论星宿》。所以奥古斯都也特别注重艺术创作的奖掖和文化的保护。诗人维吉尔、贺拉斯，以及写《罗马史》的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公元17，或公元前64年—公元12）等一大批学者皆于这一阶段崛起。奥维德的代表作《变形记》（*Metamorphoses*），也是此一时期的名篇。所以史家称其为拉丁文学的“奥古斯都时代”。同时，治国者自知奢靡纵欲，耽于声色，及时行乐的享受主义之世风于国之害，于民之不祥。由于他的妻子莉薇娅（Livia）尊奉传统道德操守，生活节俭朴素，当其他贵妇穿东方的丝绸，有皇后之尊的她，却自织羊毛衣，也是由于她和她前夫所生的儿子狄贝利乌思（Tiberius，公元前42—公元37）的坚持，公元前18年，奥古斯都颁发多项惩治淫乱的《法》，丈夫可以处死有外遇的妻子，家长可以当场处死儿女私通的奸夫淫妇，教唆者同罪，以维护他整顿社会道德风尚，巩固婚姻和家庭关系的理论



基础。

有人称其为《朱莉亚法令》，是视其有很强的针对性，正是针对奥古斯都自己的女儿朱莉亚（Julio）为代表者的警告。

奥古斯都一生多病，活到75岁高龄，结婚三次，只有这样一个女儿。和他妻子不同，女儿是一位诗酒乐舞、放荡不羁，穿着之“露”，形同裸体的妇人。她周围簇拥的一批青年男女中，就有奥维德。奥维德此后写出的《爱经》，有人认为正是对不满《朱莉亚法令》的发泄。自然也受到朱莉亚的欣赏和鼓励。

虽然《法令》的威严也曾使那些人有所收敛，一两年后，旧风复萌。朱莉亚那执政官兼舰队统帅的丈夫去世，莉薇娅说服了奥古斯都，又将她嫁给了自己儿子狄贝利乌思。但这位清教徒派的男人无法与风流的妻子恩爱，更不满周围生活的糜烂，一怒之下，弃其“护民官”，到罗特岛隐居。但朱莉亚的荒淫之事，一经揭发，满城风雨，轩然大波。按法令，奥古斯都当处死自己女儿，最后的痛苦决策，父亲流放她到名为班塔达利亚的孤岛。然而，她的党羽不服，又集结在同她一样风流的长女小朱莉亚周围。同时，隐居4年的狄贝利乌思，重归罗马，此时，他已是两朝无子嗣的皇室最大的亲信，在他的支持下，清教徒派更为活跃。他们对那一位嫁了一个大贵族，却荒淫依然，与人通奸的小朱莉亚，狠狠揭露，穷追不舍，母女两代的风化案，当局愁怨依然。奥古斯都要整顿风化的冲突、斗争，都那么残酷地血泪



于自己的家族，无情于他家的官二代、官三代。最后，他将外甥女和她的情夫，流放荒岛。为了缩小家庭丑闻、道德败坏之污浊，融入整个社会生活对他的影响，与此有牵连的人，包括对奥维德，为他发表过“有伤风化”的诗算了老账，同样判了流放之刑。

奥维德个人对他流放的不满不服，可以理解，但在这样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下来看，也应视为情理之中的事。流放途中，路遇风暴，船将颠覆，在希腊大陆过了冬天，才改陆路到了罗马刚刚征服的黑海边上，空旷荒凉的托弥（Tomis，今罗马尼亚康斯坦萨）。反思此生，他在《哀歌》（*Tristia*）中说到自己的流放，是因为“一首诗和一个错误”。诗，自然是指《爱经》，至于“错误”，说法不一，是一个谜。不过，诗人后悔自己看见了什么，犯了“错误”，同时引述了阿克特昂无意撞见狩猎女神狄安娜于林泉沐浴，被她的猎犬撕碎的神话故事，比喻天神不恕凡人过之，受惩应得之言，被人猜测奥维德所说的这一“错误”，可能是指他参与了，小朱莉亚与情夫在月神祠堂的秘密幽会。

此时，他的《爱的医疗》（*Remedie Amoris*），倡议用农作、旅游、狩猎来医治爱的忧伤和不幸，显然是想以它抚平读者对《爱经》的非议。他虽然一再辩说自己写的是“合法、允许的偷情”，并不违法。但也承认它写得“不严肃”。罗马有多少写情诗的，只有他一人受处罚，又这么严厉和苛刻，不平啊。他曾热切的希望得到当局的宽赦，或是转换到一个生存条件稍好一点的

地方流放，一直被奥古斯都拒绝，狄贝利乌思继位后，这位清教徒派的支持者，对此不可能有什么改变。往下，再期望性情随和，爱诗的接班者能带给他一线希望，可惜，奥维德没有盼到这一天，便死了。

三

奥维德除了神话诗《变形记》、《岁时记》(Fasti)，流放时的《爱的医疗》、《哀歌》和《黑海书简》(Epistula ex Ponto) 及他的爱情诗《情爱》(Amores)、《女杰书简》(Heroides 又名 Epistulae Heroidum) 外，这部《爱经》，由于上述原因，人们在质疑和争论中，无比地扩大了它的影响，它的艺术光彩，也永远与之相伴。原作继承了古罗马提布卢斯 (Albius Tibullus, 约公元前 54—约公元前 19)、普罗佩提乌斯 (Sextus Propertius, 约公元前 50—约公元前 15) 一称哀歌体情诗的双行格律写成，戴望舒说它“以缤纷之辞藻，抒士女容悦之术，予恋爱心理，阐发无遗，而其引用古代神话故事，尤见渊博，故虽遣意狎褻，而无伤于典雅；读其书者，为之色飞魂动，而不陷于淫佚，文字之功，一至于此。吁，可赞矣！”也许是出于作者的心计，内容轻佻，风格又模仿教谕诗，颇显庄重。偏于理性，引用大量神话故事，以佐证自己的论点，也厚重了它的文化内涵。

戴望舒的译本，1929年4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初版。戴望舒曾赴法国留学，受法国象征派诗影响。Ars Ama-



toria 的作者 Ovidius，望舒译为“沃维提乌思”，是以法文拼读译写的。原拉丁文 *Ars Amatoria*，直译是《爱的艺术》，戴望舒译时选用《爱经》二字，也许是怕别人从前一个书名误认为非文艺创作，也许还有更深层的涵义。但从《爱经》现在这个译本看，它还是如此散文译的为好。否则，诗行中那么多典，还有些叙述、交代性的文字，仅仅分行译写，并不等同能以诗化，诗人译它时所考虑的，只能比我们多。他写的几百条注文，在译本中占了全书很大的篇幅，注文涉及古罗马的历史、传说、神话及政治和世风民俗，显示了译者渊博的学识和做学问的认真，光读这些注文，也大有收益。

我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收集整理戴望舒遗作，准备出版他的诗全集时，艾青同志提醒我：诗人译过一本《爱经》，为世界名著，虽非诗译，却保留了原作的诗意，可读性颇强。他要我清理诗人遗作时，莫疏漏了它。

但是，艾青提议再版的这本《爱经》，当时，踏破铁鞋无处觅。我找了北京、上海几大图书馆，拜访了私人藏书丰富、著名的学者，以及望舒在国内的亲友，竟然一无所获。那是十年动乱之后，本不为怪，却未想到要，找它竟是如此之难。有段时间，我在香港闲住，尽由自己逛书店、会朋友。有一次，同《读者良友》主编杜渐先生闲聊，他因为我编的《戴望舒诗集》同我讲到戴望舒，我因为他藏书丰富讲到戴望舒所译的《爱经》，不想，此时一本《爱经》得来全不费功夫。他藏有此书，很快复印了一份给我，希望我能找到出版社再



版。

事过之后，望舒面市的作品越来越多了。这本《爱经》，花城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时，曾约我写序，如今花城出版社推出“名著名译诗丛”，首选戴望舒的《爱经》，再请我作序，我就写了这个“出版说明”。

诗人自1950年去世至今，中间是一段漫长得太容易让人遗忘的时间，但他的著、译，让他的生命仍然生气勃勃地在我们面前。他译外国诗和创作新诗，时间同步。写《雨巷》时，正是他译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时；放弃韵律，转向自由诗体时，他正在译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1858—1915）的诗；同样，译《爱经》时，他有《路上的小语》、《林下的小语》这样的情诗写出……了解他的译诗，有助于对他诗创作的研究。

2011年11月



序

戴望舒

布勃里乌思·沃维提乌思·拿梭（Publius Ovidius Naso）于公元前43年生于苏尔摩，与贺拉斯、加都路思及魏尔吉留思并称为罗马四大诗人。沃维提乌思髫龄即善吟咏，方其负笈罗马学律时，即以诗集《情爱》为世瞩目。渐乃刻意为诗，秾艳瑰丽，开香奁诗之宗派，加都路思之后，一人而已。

至其生平，无足著录，惟曾流戍玄海之滨，此则为其一生之大关键，《蓬都思书疏》及《哀愁集》，即成于此。盖幽凉寂寞之生涯，实有助于诗情之要渺也。惟其流戍之由，亦莫能详，或谓其曾与沃古斯都大帝孙女茹丽亚有所爱恋，遂干帝怒，致蒙斥逐，顾无可征信，存疑而已。要之以作者之才华，处淫靡之时代，醇酒妇人，以送华年，殆至白发飘零，遂多百感苍凉之叹，亦固其所耳。

沃维提乌思著述甚富，有《爱经》、《爱药》、《月令篇》、《变形记》、《哀愁集》等各若干卷，均为古典文学之精髓。今兹所译《爱经》（Ars Amatoria）三卷，